



## 等花开,待春来

王燕婷

大概一年四季没有比冬季更适合过年的季节,因为冬是向着春天的方向而去的,所有的期待都有个春暖花开的目的地。夏天太燥太热,秋季又太萧瑟,在夏季里储备的能量,一阵秋风就可能被刮殆尽。何况,秋天的一场秋雨,一下子把日子往寒冷的冬天拖,所谓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,谁经得起这样的折腾。冬天,却是好的,起码环境的冷,可能让我们的行为变得迟缓,思想因而顿觉清醒。慢下来的日子里,我们更愿意手握一杯热茶,打开一本拖延已久未读的书,拨弄阳台的花草,寻觅一处绿芽的惊喜。暮冬天寒,那静好的岁月像每一缕阳光,透过你张开的指尖,打在你的心上。心生温暖。

过年前一个月,2023年的旧日历要卸了,新装上2024年的。元旦对于中国人来说,意义远不如春节那么大。只是2024年一滑,旧历的年毕竟更像是年,到了腊月,日子便转得飞快,这时才会有手中这一年的时光存量不多的惊恐。细细把这一年倒出来揣摩一番,做了什么错过了什么,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只是作为一个凡人,努力地在平凡的岁月里平凡地活着。倒是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历,更觉得每一日的安稳都弥足珍贵。在纷繁复杂的世间里,如蝴蝶般存在的我们也许更在意,密密匝匝的烟火人间,有一盏灯为我们点燃,有人在守护,有人在奔赴。双向的奔赴和守护,幸福之花才能甜蜜绽放。

香港的冬天,也有几天特别像冬天。我与母亲待在客厅里。桌上电磁炉上,水开始沸腾,气泡上涌,“咕噜噜”地发着声响,水色渐渐转成茶色。我起身倒了两杯茶,拿了一杯递给坐在沙发上戳手机的母亲。我在桌前改文章,整个的思路都在文章上。母亲喝着茶,又开始唠叨起几十年前的往事,从祖母到外祖母再到父亲,其实所有事情我都倒背如流。许多细节只是在重复,然后在不同时间点上,被她反复咀嚼。无疑,母亲把我当成她言谈的最佳听众。她也不再说了,开始习惯地哼起闽南的南曲来。唱完,怪三哥这次厂里举行的年会没喊她,我的几个哥哥都在年会上唱歌,她也能唱啊。一半心里话,一半开玩笑。看着我低着的头,又开始絮叨,“一岫(闽南语“寓”的意思)都白了头发”。我不禁“扑哧”一笑。这一下子把我的写作思路给带偏了,有点哭笑不得,此时心头却违和地浮起一个词——温暖。这是属于我们母女之间的一点小确幸,这是平常人家温度的温暖。

大概细碎得有点矫情。我与母亲其实是分隔两地的,当你曾经历那么几年想见不能见的坎坷,特别是前两年,八十几岁的母亲身体抱恙,每次隔着手机屏幕看见母亲日益消瘦,苍老,那种煎熬、阴影仍盘踞在心头。所幸哥哥、嫂嫂、侄子、侄女们,对她照顾有加。加之她天性勤快,性格也坚强,一次次在病痛中挺了过来。那两年不能便利往来的日子,我曾想如果放开限制,我半个月就来一次,可结果,还是耽于各种杂事,每回都得一两个月才能来看母亲一次。每次见面,看到母亲拄着拐杖,走得飞快。每次叮嘱她不能走太快,一边责怪她一边陪她站着休息。看她能开心地吃饭,开心地刷视频打游戏,甚至梳理往事时,责怪这个埋怨那个,内心都是富足而温暖的。尘世的温暖,无非就这样,灯火可亲,亲人闲坐。

四年前,也是临近春节的时候,和三五同学在观塘的工厂大厦里一家闽南小食馆聚会。S是我远在澳洲的同学,这是他去澳洲后第三次回国。自从中学毕业后,我们鲜少见面,但是很奇怪,在约定相见的时候,竟然没有什么疏离之感。而之前在学校里其实交集并不多,但是在青涩年纪时埋下的友情在时间的长河里会发酵成酒。那晚上,我们喝了他从澳洲带来的葡萄酒,最后特意又留了一瓶,约好下一年相聚时带着仪式感开启。当时,S笃定他会经常回来,因为渐渐有些生意需要回国。然而,实际上这一拖就是四年的时间。

去年疫情缓解时,S开始蠢蠢欲动,跟我说他订了元旦的票了。可是,还是因杂事未能成行。而岁月如白驹过隙,一溜烟,一年就过去了。这次,他直接飞回了福建。2023年的圣诞节,泉州的天气非常冷,几天也不见一个太阳。他来的那一天,刚好下午三四点,我们约了一处山上,太阳高高挂在山顶。我在布置我们同学聚会的会场,S和老财、森过来时,我眯起眼望向他,发现他走来的方向与阳光倾泻的方向是一致的。我们同学间,其实平日里很少聚会,大家各忙各的,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聚到一起,或者认为生活得近了,要见面不过是一通电话的事情。S的到来恰给了大家聚会的理由。那天晚上一个班五十几人,来了二三十人。

回澳洲后,S依然还在念叨着我们的聚会,依然意犹未尽,他说回去这一趟,他更清楚更明白谁是自己应该珍惜的。S的心软得跟大妃糖一样。他每回到香港,都要跑去筲箕湾走一走、看一看。他回忆起在深圳念大学时,暑假跑来香港打黑工。当时每天傍晚放工,祖母一定准备好一碟很好吃的肉,或是叉烧或是卤肉。那时候,祖母住在筲箕湾的小木屋里。狭窄的房间里那盏灯,灯下的那盘很好吃的肉,便是他记忆中微小、确定、生动的触手可及的日常小确幸了。

今年,我们依旧没有打开四年前的那瓶葡萄酒,然后又把他这次从澳洲带来的另一瓶一起存放下来。就像在冬日里蓄积所有的阳光一样,我们把所有的小幸福如种子一般珍藏,让它肆意地在我们的记忆发芽,又将我们的下一次相聚里盛开春天的花。

有时,温暖我们的不是天边的星辰,而是我们身边的微光与烟火。所有的相见,都要耗费前世累积的修行;所有的相见,都是貌似平静的处心积虑。新一年的钟声就将敲响,龙年来得恰好,这是一个令人振奋昂扬的年。所有与龙相关的成语基本是正向而热烈的,比如,生龙活虎、龙马精神、飞龙在天、龙凤呈祥。新的一年,我们一如既往地心怀满满的期待和感动,在所有细碎和平凡的日子里相知相爱。暮冬里等花开、待春来。常乐,长安。



吉祥香龙(木版年画)

蔡建昌



张景铨

春节近了,春运来了。人们总是习惯把火车和春运、春节联系在一起,于是,深深的火车情缘又缭绕我心头,挥之不去。

上世纪50年代,父亲调到漳平潘洛铁矿工作。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暑假,在父亲的安排下,我和姐姐在一位堂亲的陪同下前往漳平探亲。记得我们从老家里坑步行至安海,再坐汽车到集美高崎,然后改乘火车到漳平。来到火车站,只见黑压压的人群。我从未见过火车,心急火燎之下,不断催问堂亲:“火车怎么还没到?”她总是笑着安慰我:“快到啦!”突然“呜”的一声,从远方慢慢驶来一个墨黑的庞然大物。我欢呼雀跃:“火车!火车!”火车慢慢地停下来,还不断地吐着气。我找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,坐了下来。火车开动了,望着车窗外站台上的人和路边的树木、花草不断退去,耳边响起“咣当咣当”的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,感觉是那么迷人。火车渐渐地提速,山



蔡安阳

阳光斜斜地照进屋内,微风中混杂着淡淡的蜡梅香。时间无语,悄然岁末。街头巷尾处处热闹非凡——灯笼高挂,红红火火;锣鼓铿锵,喜气洋洋。

说起闽南的新年,虽然没有北方的雪景,却处处洋溢着南国的暖意。虽是腊月,但闽南依旧阳光和煦,温暖的海风轻拂着苍翠的大榕树,那浓浓的年味也跟着飘散而来。闽南的新年,有着独特的韵味,或许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原与海洋的文化,既有深厚的传统底蕴,又有开放的现代气息。从腊月开始,年味便越来越浓郁起来。而我敢说,这闽南的年味儿跟北方比起来也是毫不逊色。

闽南的年味,最先是沉浸在淡淡的墨香之中。逢此佳节,家家户户的厅堂里,少不了笔走龙蛇的书法家——这些书法家有些



黄水成

据说,好男人偶尔下下厨也不失为一种美德。

周末我还在睡梦之中,她把我摇醒说:“你去买豆浆馒头好不好。”我说不好,装着继续入睡。她只好自己起来买豆浆馒头去。直到她临出门时,我突然宣布说:“早上吃煎饼!”这一呼喊,连被窝里的孩子都大叫起来:“太好了!”娘俩几乎同时跑到床头来,挥舞着双手:“煎饼,煎饼!”

我们家有好些日子没煎饼了,这门手艺可是我唯一可以在娘俩面前炫耀的绝活!我一骨碌爬起来,必须赶紧上街备料去。我的煎饼中,鸡蛋和面粉是主料,还少不了大葱、胡萝卜、白萝卜几样配料。之所以选大葱而不是大蒜或水葱,是因为加大葱的煎饼蓬松不硬,少一些火气、腥辣,多了一份爽脆清甜;吃煎饼怕上火,加白萝卜正好可以降火,而胡萝卜中富含的胡萝卜素营养价值高;萝卜一定要选刚拔的在日光下水灵灵的那种,缩水那种煎起来就发

## 我的火车情缘

在跑,树在跑,河流在跑,我的心也在跑,仿佛一切都在不知疲倦地运动着。每当火车转弯时,我总是打开车窗,把小脑袋伸出窗外,看着从车头飘来的缕缕白烟,有飘飘欲仙的感觉。

虽然路途不远,但对年少的我来说,毕竟是平生头一回坐火车,新鲜感至今难以抹去。在当时,像我这样年龄的农村孩子,许多人连汽车都没有坐过,甚至没有看过,我却欣然享受了时髦的交通工具——火车,这种经历能不深刻吗?因此与小伙伴一聊起坐火车的经历,我就眉飞色舞、口水乱溅。其实更深刻的是,火车告诉我: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去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被内坑供销社借用,派往山西采购,前后近一年。山西素称煤海,铁路交通特别发达,出门坐火车成了家常便饭。车厢里经常超员,那时也没什么空调车,冬天北风呼啸,大雪纷飞,寒风刺骨,南方人真有点受不了,好在大家挤在一块倒还显得温暖些。旅客们来自五湖四海,凑在一起天南海北互聊一通,好不热闹。小小的车厢成为一个流动的沙龙,旅途中的寂寞疲惫随之不知不觉地消除,相互间也了解了不少他乡的奇闻逸事,收获

## 闽南年味儿

是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辈,有些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先生。总之,没有两把刷子的,谁也不敢登堂献丑。只见那白发白须的老者挥毫泼墨。那笔锋,如泉涌般流淌在红红的对联纸上,寄寓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的祝愿;那墨迹,仿佛是写在天地间的福音,为百姓祈求国泰民安。能求得一副上好的对联,是每个闽南人过年的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
闽南的年味,还体现在那满街的灯笼上。从古至今,灯笼都是吉祥的象征。一进腊月,街头巷尾各个商户便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灯笼。每到夜晚,那红彤彤的灯笼宛如一条金光璀璨的巨龙一般,与星空交相辉映。尤其是除夕夜里、十五晚上,无论大人孩子,都喜欢提上一盏灯笼——花灯、生肖灯;旋转灯笼、音乐灯笼;霓虹闪烁的水母灯、卡通人物灯笼……五花八门、各式各样,不仅给孩子们带来新鲜感,也为这美好的节日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。华灯初上,整个世界便都沉浸在这节日的欢乐之中。

闽南的年味,更体现在那一大桌子丰盛的年夜饭中。年夜饭是人们过年的重头戏,尤其是闽南的乡村,你看除夕那一天,日暮时分,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已经是炊烟袅袅、香气四溢。那满满一桌的佳肴,有鱼有肉,有海鲜

## 煎饼

韧,吃起来不脆;面粉也有讲究,一般选精制高筋粉,高筋粉更有筋道,摊起煎饼来更有形状。我直奔菜市场,买全这几样配料回来。

你看地摊上,那些摊贩是怎么煎饼的——他们把鸡蛋敲在烙铁上,像用圆规在锅里画一个圆,撒上佐料和葱花就算完工了。我想这样的煎饼并不是理想的营养早餐。回家后,我把红萝卜切成萝卜细丝,大葱切成细末,把面粉和鸡蛋兑点水先搅匀,加点盐和鸡精,再把这些切好的葱、萝卜一块倒进盆里搅匀。我一边忙乎着,娘俩则伸长脖子探进厨房来,看我表演厨艺,为了那随时就能端上桌来的美食而兴奋。有了旁边两个活宝的围观,我更加卖劲,刀工更加娴熟,搅拌也更加均匀。

一切就绪,我开始往锅里倒油,待油七八分热后,把料倒入锅里摊开、摊匀,就跟煎蛋一个法子,娘俩装着吃惊的样子看我把锅端起来,不断旋转。孩子开始模仿我一手握锅柄、做不断旋转加翻转的动作,还配上节奏不断地吆喝着,小小厨房一时热闹非凡。烹煎最讲火候,我可不敢怠慢,把锅里的煎饼旋得滴溜溜地转,觉得差不多了再那么一抛,翻个面再煎,再旋转一番,觉得到火候时再翻回来,直到

颇多。这与现代人一上车就看手机,不与陌生人说话形成巨大反差。车厢喇叭里经常响起轻松美妙的歌曲,把人们带进这个流动世界里的音乐王国。

那时的火车晚点是常有的事,我却能安然处之,很少有不耐烦的感觉,这或许就是说不清的火车情缘。南方人对雪特别好奇,我第一次遭遇下雪是在回晋城的火车上。那天,天下起鹅毛大雪,窗外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,到处是白茫茫一片,那种洁白、大气、祥和的感觉油然而生,我情不自禁地脱口朗诵起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

往事如烟。当年那些冒烟的火车早就被淘汰了,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,如今更换上动车和更先进的高铁。我们再也听不到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了,再也听不到“呜呜”的汽笛声了,能感受到的是中国的速度、中国的骄傲,以及晚年那浓浓的幸福感。我对火车情有独钟,还因为它给我启示:人生就像一趟永不停息的列车,那窗外的风景就是风云变幻、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。如果说有终点的话,那就是你生命的尽头。如果想让这趟列车跑得快、跑得远、跑得稳,你就要不断更新、不断提升,与时俱进,而且必须循规蹈矩,永不越轨。

有家禽,色香味俱全。说起这顿饭,不仅菜品丰富,而且寓意吉祥,如鱼表示年年有余,豆腐代表富足,饺子则有财富之意。人们会在饭后祭祖,感谢祖先的庇佑,并祈求来年的平安和顺利。祭祖后,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,共享天伦之乐,其乐融融。

闽南的年味,更少不了那热闹非凡的庙会。各路神仙的庙宇前,香火鼎盛,人潮涌动。庙会上的摊位琳琅满目,有糖人、泥人、剪纸、糖画等民间工艺品,还有各种风味小吃。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各种摊位前流连忘返,而大人们则围在舞台前观看精彩的表演。

“舞龙舞狮”在闽南的庙会上可是少不了的,伴随着震天的鼓声和锣声,龙狮队的队员们穿着彩色的衣服,脸上化着浓妆,腾挪跳跃。那威武的龙、灵动的狮,在队员们的操控下,仿佛有了生命一般,在人群中翻腾,为百姓带来吉祥和好运。有了“舞龙舞狮”的加入,整个庙会都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。

闽南的年味儿就是这样独特而美好。它既有北方的热闹和喜庆,又有南方的温馨和祥和。在这里,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幸福。



## 新春五帖(组诗)

林美聪

### 新年烟花

不是停止脉搏  
它也不是突然就哑火

只是一支小小的烟花筒  
经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洗练  
学会隐忍,一座城市  
来来往往的人和事  
都藏于心底,默不作声

那么多悲欢苦乐都随着  
硫磺和木炭慢慢积攒沉淀  
那么多期盼与渴望  
早已打成了一条导火索

就等新年的钟声敲响  
一朵朵小小的烟花便会冲破  
眼前层层的黑暗与阻碍  
在新春的最高点,尽情地  
燃放自己,渲染自己

### 跳火群

掸尘的春草,晒干的地瓜藤  
此刻都在各家各户的庭院前集中  
包括男女老少、大人小孩

无论本地人,还是外乡人  
都能以自己的方式  
和这场熊熊的火焰对话  
跳过去,出外平安得福气  
跳过来,年年保庇大发财  
跳过东,五谷吃不空  
跳过西,钱粮满厝内

新年的钟声也被这场欢笑声亮  
和我们一起跳过昨日的烦恼  
跳过一年的伤痛和苦难  
奋力跃向新年的春光——

### 年夜饭

这是一趟清晰的旅程  
从故乡的起点出发  
无论沿途绕过多少风景  
都将在一年后重返原点

卸下肩上的责任与包袱  
卸下心里的忧虑和彷徨  
此时此刻,所有异乡人  
都目标一致——

踏上往回奔跑的列车  
挤进汹涌的人潮  
倒数的时针正将我们一步步  
向家门口推进

另一头的父母早已等待  
我们叩响年夜饭的铃声  
推开新年的大门——

### 年兜“攻炮城”

一只被鞭炮和红纸缠绕着的竹筒  
有个充满火药味的称呼  
“炮城”,被高挂在两三层楼高处  
本身就充满悬念

无论男女老少,有经验  
又或者没经验的炮手  
一旦竞赛开始,都可以  
投掷出手中的鞭炮  
去触发“城垣”上的炮蕊  
去引爆新春的彩头

那么多乱炮齐发,总会有一  
颗鞭炮能在硝烟弥漫中  
与这个热闹的年兜擦出火花  
爆发出童年的欢乐——

### 新年红

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 
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  
它像一团火焰向四周蔓延

大人小孩身上穿上的新衣  
门口高高挂起的彩灯  
还有家家户户张贴的楹联  
目光所及都被它霸屏

它是如此热情、奔放  
所到之处红红火火、喜庆祥和  
它又带着无限的希望  
在一声声的祝福中传递

我们的欢声笑语,早已在一  
阵阵的烟花爆竹中  
荡漾开来——



### 作者简介

林美聪 笔名蔷薇,现供职于晋江市英林镇英埔中心小学。作品散见《晋江经济报》《泉州文学》《泉州晚报》《福建日报》《福建文学》《星星诗刊》等报刊。